







善最樂〇 神之 之惡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〇有德則樂樂則能久〇為善者不改其度 無小 故能有濟也〇善者因禍而為福〇有陰徳者必餐其樂以及子孫〇 隱惟德動天無速弗届〇他無常師主善為師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溥 耶 成山。風雨與馬積水成淵较龍生馬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馬口 徳善 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 有陰德者其後必大〇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〇積金以遺子孫 道 孫未必能守讀書以選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安有不聞者中〇君子務脩其心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福枯〇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 而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〇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不開行無隐而不彰正在山而木潤消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 日積。明福於日臻〇放灾恤隣道也行道有福〇體道合德享見 盡言 仁勝古邪。德除不祥〇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人積

境门陰功可定其壽。古人依舊無喜〇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電人有一善。百神俱泰心有十善。司命諸等心有百善。東華注名心有千 卷。好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一開通道路與置橋梁。一念 憲公施陽報弘廣無量一造善於陰德報於願 世積善長行陰陽者。思神欲之五福随之〇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超福 善。福及七祖。萬善既备自日登家〇天上人間方便第一〇皇天不負好 善因。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 生欲境天〇立德閣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〇差見一切病人。常應供 福請善不敢信知陰德久而必彰〇見諸病令施其陽樂於離病苦命終 動写是 以為子孫長久之計〇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時 相無心相随心城 夜增常生天人中〇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〇有心無相都必生有 心人〇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〇有德行者必有昭名 給濟貧病無恤孙傳常以仁恕居懷怕将惠愛為念〇 **慶心正直精累陰功**感 に著作

仙官○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積道德者 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〇非積善陰德不旦以感神〇善濟物 不以為他〇重積他。則無不免〇 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〇人能刻意為養静與道合。動與福會〇所謂養 官簡錄○陰濟良善則有福報○汝欲發料。須憑陰德○ 漢王忙。指京師於空合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史腰 除 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毋曰蛇今安在。日恐他人 楚孫称敖為見出遊而選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外教治而對曰人言見兩 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般邪速之。 便能犯凶星亦不虚以慈悲為本親一 百禍。天之家高而聽思。爾必與於楚及長為楚令武以光終。 埋之矣。毋曰無憂波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 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除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随時應物行 感應 見るいりを言いる 一緒熟風世界行昨生故得玉府登庸瓊 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 有陰德者。徑補 又見之

後漢弘教楊寶名士也性慈爱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為鎮泉所 黄花的之毛羽既成。朝去春来。積年之後忽與奉淮俱来。家鳴遠寶數百 搏。堕地下。為螻蟻所因。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蛇所齧乃移巾箱中。来 如德耳。厚遺他此解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郡令子孫皆顯于時。 止。大風飄 者往逢菜過此為與泉所博君仁愛拯救數取息養實感息息今當受使 南海不得朝夕奉传。流涕解别。以白環四枚與野。日。合君子孫潔白。位登 因說葬書生事。主人務為可是吾子也姓金名彦大見久不報。天以此事 入他舎。主人見之喜日。今橋盗矣、他具說其状。主人日。外何陰德鼓此此 金悉置棺下心無知者後婦數年。縣署他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庭中而 有金十斤。類以相贈乞蔵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他路衛金一斤營殖餘 三公後當如此白環矣於是逐別實既孝聞天下。名位通顧生子震震生 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未則忽見有一童子向實再拜回我是西王母使 東東生賜賜生思四世三公為京師盛族果應白照之數天下無比及楊 繡被堕忧前。即言於縣。縣以帰忆後無馬到洛陽。馬奔き幸

旦復携住等門始開親昨日素冬疾遇而至。無聲院歎若有非横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擊婦和尚欄楯之上。析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頂度方見緹帽在舊處知 津要不幸去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無然。復知訊之婦人見何父無罪被繁非告人假得玉帶二尾帶一直千 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俳個於廊廳間忽見一素水婦人置絕智 相工在洛中。大為網納所補。公特造問命。相工 電藝有大鳥随之時人以為貞孝所招陳留蔡伯皆獨 如同此必有陰德及此日而授之,婦人拜流 相第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 中書令晉國公裝度質状即小相不入貴既屢屈 已度後果位極人臣。 人拜流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弄诣相者。審度聲 人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相者 日素水疾越而至。無聲悅軟若有非横度 同。郎 垂該為郎 君 名場類亦自或 形神稍異於人 立論去是黃雀感 餘緣以熟 君細看、 松僧

陰 宋李善。常值歲數。出聚千石以慎鄉人明年又數人 公司何是為德一日假寐。夢有紫水人告之日上帝知汝有徳及人報在 竭家質養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座之人皆同子陰德可謂大矣 券回債已候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争償之一無所受明年文大歉公 宋成都運使李之純專以掩點埋尚為念吏人徐照專為宣力。計其两蔵 な 爾後言說而去後讓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于人以治守義兒女公則然假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會且今語 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派落至此不覺堕淚。公司爾初不以實告吾 。幹親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次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 司事雖禁泄露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本之純葬 任。徐照替後有勞與一子及第改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公言 尔。命焚券。且 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回顾以誤追今當還人 逐去張惶怖 運生其情。妾借熊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 私奶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類 無以償公即對級焚 枯骨有勞臭玩成都

償之計。遂則然不忍犯遣嚴其父不索其錢及婦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 歲贈尚書令

證忠歐事美宗廟廷復贈魏王子五人忠彦経登相位端 迎 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城将談里人皆夢鼓吹喧闖 數易可君未有子。可以此為四具妻之貨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 時亦為顯官。隱德之報豈不信我。 士。嘉彦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財馬都尉終瀛海軍軍宣使其務在徽宗 产右對善大夫純产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方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 宋馬京宇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此嚴無子将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 妾所自来。涕治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指發南妾以為陪 妻尚者將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養根郭氏兒女。 張不得見望門涕四感激百拜而去人成謂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公 守義與官果非真可訴之朝事自汝却帰我家張依然而去。郭後等許多 状元至馬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為解元者試為省元登第為状元 右見關張来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吾位年相豈可妄之人 はいりまできたこ

宏鍾 籍 呼胥嫗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 欲得勝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湯零君大養。 也。幻丧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問婦遇于異 告緩期始将戰吾女之貨以嫁馬許亦例然復同君侯獨能抑己 任有土官故来致命。後 君意一級水丈夫造庭 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将為已女今明府 市 不曾魯公公克布私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房舎泣聲甚悲語朝過 姆以送 女流涕有底容。是其家听扶話之。可不然其之父告當今是是不幸與 于朝者常十餘皆出君之裔故世為冠族。 私女。予固有季子。頭得以為婦女事盛飾式平以二女婦許氏父之 雜莲開寶問军江州之德化明年 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来問其何許 **拜而谢** 果悉十郡太守。終於江淮 三不圖幾息等 賜於君子得請於帝。表 以女婦許氏 發運 使後鐘離人有 日論其管照便 女而孩

期以往,則公之舟行巴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約後三日。以其女来传吾於水即之处疾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 畏之状,公性問之。則 具某父本守其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婦。 宋。馬消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妹麗。每理疑見公必引避如有 差與我旁舍生日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精愈於商人數信然僕已書券約 顯時。常意人謂公有陰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 也公司商人轉後不常且無義爱她色衰則乘為溝中齊矣。吾士人也敦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衛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 直 生顧視左右久之。日僕頃官于其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替之且急視家 旁合生欲言而色尾公口。若弟言之或遇仁者戚然動心免若於難。 爾子。慶流消消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消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 不可追矣。公曰葬價其直索其恭。彼不可則訟于官公即與四十萬餘 其今猶未經率哭約段者實泰常。暫以絳級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 然。即日訪尋其毋還之且写有資助是夕公夢一羽衣

增升斗不易。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日此承事所以坐某麥熟時以錢三萬籍收釋。至明年来麥未熟小民穀食之際難之價直不 有何陰德家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黄云。無他長。谁每歲遇来 事者成命以常所衣服来。此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 坐承事之下。顧語詳緊似有飲敦之意公置旦即遭人請西門外請黃承 乃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松維人長三尺餘中帶衛具謂元植日爾甚有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来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為鳥亦不畏懼 家張忠定公部。錦垂崖住成都時。當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吏 金徳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齊活。然爾府来壽命短侵。以此之故。廣逆其 宋陳元植者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陽至於禽蟲悉蒙其惠安将食於高京 衣復入意可以欲及弟。頂中三點既而點太學。點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 西 門黃華濟承事。兼濟以幅中道而超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旦揖張 屈指果中三 魁。

三年。大期将至如何元海目大壽天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者目大相元海。見憶君且止吾有告也。元海乃延入館而訊馬可君財甚曹然更一雖富利人之財不及然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雀 内一人名蘭慈者。有殊色風骨姿態殊不類賤元神語其情久乃對 灾猶多爵禄而况於壽子。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兴来。言記而去。元溥送 妾死罪,無復致言。主君既深訴之何所潜隱其代為名家世上 惠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肥間資財數百萬備德不雅人莫知之 見完植逐與子孫述之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而終。 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 岸官谁西,不幸遭吴冠跋扈四緣姓與國同,爰為近属,身委鋒 七為有除功。是以近爾之書。今僅百歲頂婦常理解小去馬替然不 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将適 絲衣人長三尺許、扶立於元植前謂之日。君壽本不逾 飲食如增於常時年九十 找維揚求女學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馬 九歲二旦書坐忽然抽

新。不加於首。冠雖在 後三日元溥復夢蘭縣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笏侍衛甚嚴前謝元溥則蘭縣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說而去。 主山儿 姆使逐焚其恭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 不傳放字欠張。維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與二十年過美污般必必完見曾為與此真陰德也。元溥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紀之壽以作何陰德元溥曰。無他此将婢作親女嫁之稍者曰。不忍以貴 相者果俊至迎而賀 吾家者悉獲按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恩家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 辛如蘭務既帰。是夜元溥夢一人被青松東衛望塵而拜追之潜然日。余 余不传幸得請君於帝。許迎君壽二十四載富及三代子務其所後害 於谁海之間。因嗚四再拜而去。話旦。元溥依依。未能甚信後三年。 湮沉 一身。再 善,不,践於地此女雅家族卷亡。 所告訴其諸骨如冤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 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元清太是久之。乃言曰。夫優雖 元神日觀公之面。除德之氣甚盛視公看目可此日 買本冠之後。不可以為

若泄之彼此當有禍故審而精思屬葉消應敢盡如其言逐為名事弟 楼泊無依若其念我君有徳人也故來相告明旦做復抵僧 得已也盗以實告日我非為盗者其答在 宋。青州益都尉光舉人。云初在鄉里累舉不捷乃庵居郊野、無復進 復意陸生来。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着悉知之謹奉告。切勿宜 房竹軒雅潔至 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為盗也次舉。好友勉令就試猶豫問卒又 葵於官地上乃作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敝赴轉運司該禹西湖小利 聞其家在福建無力婦室回權居于此啟則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 不幸殺于軍前。知去子欲赴舉。故来逐失所在。 夕有盗而中穿窬而入乃謂盗曰汝胃雨夜心壁良苦度汝心必 你,尉曰吾有絹二疋因取賜之。盗拜謝而去。語見又前其營為請於 持名紙來見可三山陸着自叙殿跡與 何後 来耶。盗旦其自前年蒙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立効相報 被小越其東室有殯官問為誰僧云項者前 也因博輸懼軍令不敢婦乃 僧言同将退 **今縣信** 接白目旅 舎。遂慎

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東手耶。 受有數人負命者在被至時其亦當往相助後果局是是到官未幾有告 子態之後是禱酌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追言至又見形 骨。豈忘騎来之報及晓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么埋者。惟貴新。母告二子。一 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之鄉食吾住若雖潜壞打 宋初縣陳發妻少與二子家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安飲先報祠之 羣盗望見情俯伏就執,乃此令過相反接軍而部衆始至盗籠日向見馬 羣盗聚某村林中者。尉忽忽率我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處 免先至其地 日内中。其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日。若遇。鱼都尉不可不 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見訪其公 唐羅城便程彦實進攻逐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 好還之皆注謝日顏太守早達旌節,考實見姓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 子患之可塚何知。传以於苦欲根去之。好苦禁而止及夜。安夢一人曰。

夕夢有數人披柳鄉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官 妾状。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子 晋。李公水為蜀守。行部至浙山。乃曰。岷山章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 對窺見以白布總疑惟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例樣亦扶機至 以灌溉於是蜀錦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送後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石犀五以獻水精整離堆山分三十六 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據妻如部曲至都下。就居敢獨罪方辭婦。妻迎問買 婦。與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偷見一女甚幸麗。話其家世不 宋。時邦聂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将。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 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住人以為陰德 至吏部尚書。 不能場。端多欲辨裝耳。邦美文則然携金往見其供以助其行之為幹行 四成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成都水一

聞都色乃來於此端下。而屍骸踢侵死者侵真何以安也善能選禁必有 魯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顆司公嫁是妾病 中公尋則随我去。毋行驚飛随後至園。毋指墓示之當飛鳴於意以衛錯 宋元枯間嚴州清溪王氏太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陽一日見為好為猫 則可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可疾病則亂吾後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獲杜 年春三意後来飛遠其屋不已。毋曰。你非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葵在後園 唐侍仰劉軻者。韶石人也。如之羅浮九段讀黃光之書。究輕舉之道客獨 入墓土中皆死。 所食有未出果舊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 而所嫁婦人之父也。你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回秦之力人也頭見光人結章以九回回頭而顛故横之夜夢光人口。全 日升仙。蜀人世祠之。 室。毅夢一人於短褐。可我書生也項因遊學遊於此室以主寺僧不 。謂公司。公徳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来迎公也遂

音之交。因謂其妻曰故人之女。且可使為婢。悉以女雅為釋是客謹写者 配之,扶滿帰京,日者見之大販日子何前相給之甚,等子禄壽俱意人方 婢子可姓張父告為某握官。失宠之亂略真至此范務起問其父名乃氣 產之,他日再過黃坑沒夢前索骨者告目,都感君思去此數少地下有大 某固知之。但一女未嫁的薄俸以沒造作及之住。買一婢子因語其姓氏。 禄俱盡将出京及訪於日者。日者日子来年七月數盡的為速官我記司 伏蔵聊以為謝。如教掘之。果養金千餘兩。 唐。范明府者。总其名頗晚術數以選授江南縣军。自課其命。云来年秋書 骨且可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合人見我高有以報君後者養覺立為 隱隱有逃走奴字盖點殿入骨也是夕後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後之索 家武并有段遇者當過黃坑。沒者於馬前拾取獨體數戶中有一片其上 後乃精於儒學。肆文章。因策名科弟。思任史館。 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難子。勸軻立食之。刺嚼一兒而吞其二馬。 酌謝乃詢于紹属。果然劉君即解所着之衣。 複其骸點具有棺改室於虎

之恭可其人有發疾非泰何道。我好服泰之義皆於都市遇鐵燈墨買之 姨老以二女為託司其長切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話 半授之矣。恭遊吴與那。約回日當前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律 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 其人他授于時親一老婚。長働数聲泰務修巧詩之婚日光婦常追事吾 唐。孫泰山陽人必師皇甫鎮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 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慈官數 命道增汝毒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泰自是愈脩陰德。毒九十而終,子展 既磨洗即銀也恭往還之中和中将家于義與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編既 無悉。非甲子差緣即當有陰德為報耳。治回俱無之。日者語問不已說偶 書已别除官固不可疑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記而去不復返矣他 進主及第一為願言。 日泰一神人数衣勢簡後容謂之目必平生他行不對名知天府奉帝

荒疾見傷寒有危證者稍藥放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 明之轎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撥別埃煤中。得銀三十餘面。始 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遊进于中。相看如疾冥知所以被 計自脫忽有此夫數十章。看家於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徑等至将臺下 书之視疾及墨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蹈中心急圖門十口。無 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吃寒酒方朝食漢陽武八官 聖家狼狼與死一也。神日此却易辨决不至凍骸恍然而覺間複鼓已五更呼 亦當陸以尼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法。实功昭著上帝勃我校商 宋。對外對於司醫官滑世目居于南市。家賞鉅萬而行醫以故人為心影 之人滋得其德海思十四年十一月空日之夜爱有客来訪車騎甚都云 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怨轉一至着進年免而沒蓋落然則 不至凍飯之說。夫婦兒女僕妻悉無悉遊就完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成 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灾民难非命是家

他 錢百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追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朝是歲两子。 傷屋嚴勵不得相往来。東才思短索。窘迫 次子真讀書。招邑士張坦于館舍及赴緊。坦 出 家醫者周添佑河北人世以醫藥為業人有两請無貨富用藥無二一日 如主簿,其後子孫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行行を目外取鏡照之の言爾無罪。平生多陰徳周亦不渝此首。行程习。一 暴卒經宿乃蘇仍跛其是人佐而問之。添佑同始死追詢州北崔府君朝 不。异五承事 揮成文尼三日皆然逐中高等。張溥和其两著略不能言。清司正使 乃君家累世陰陽影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原登科調果川相 勾 恋甚失望·非賴 既不發解何白人得類場君無戲我俄東亦来謝坦性數其異。日是 可以濟眾販質者無所不盡至五承書 涣 系獨不辨記梗縣以答交游問問訊· 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頻饒 張先生力。始成夷白矣溥感坦之德。亟往 逐生雨男。其壻張溥司之物其 無計。 於財。傅四世皆一之 謎 者手。東回與勾能海對原 而東預薦将就類試乃指 勢蘇見坦在側。取其該卷 方。專務陰德 見謝坦族

該服坐失官。更得免死。子充婦道謁婦劣,衛衛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值 前云。徐宗仁濟生妆死的他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祭貴三者指左右 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禁貴。宗仁果愈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家周公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副局局門内失火必焼民家。建吏獄未論 追爾来無他上天遣三童子表如爾善誦顏長官詩爾可誦未篇誦具章 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持近三紀還而異之自此於 子即飛空而去。府君令取禄簿閱之。可嗣尚有十五年禄故未可死脚已 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 頭暴以鐵葉自顧舊手。事一渡送往来之人。且建善緣以為亡者一日忽 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盖班小觸石印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雨 宋徐宗仁。面蜀人其鄉有兩石橋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 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間徐曰公壽止三十三條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 損不可行府君命不正取聽前樹枝使神之遂得帰。果十五年卒。 第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就一卷按于王

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對益國公先是子充該前夢入宴見一判官拷掠 王頻官首肯見起摩子充頭為之種最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空子充既 子掃於庭衛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户計既失官般前望殊不為禮復私 愈和色愈温。近八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各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充進揖見其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強我耶子充益 能相如居一相士挟貴人書見子充適避追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 之宿。子充既帰。益自刘若讀書。該博學宏詞粉其至京師也寫一班直家。 天妻一日携小州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録記之及入試界以此命 漢陳臨字子然為着語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擊微傷其無子。食其妻 至親亦不以告也 持其殿司市王題真宰相也子充大数馬服。厚購之盖前此種類事雖妻子 **討前一久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充雨雪中至。無他客始留** 談於進一男人於司為悟東若恩廣大。今死罪囚有後代德祭古賢天 捻胎鬼指子充口此人有陰德當位军相就随如此奈何鬼請為你帝

收拾餘俸以辨益具與女子同時出嫁隣邑知縣報云其有一姓年終弱 之子。消日異禮憑書報之日。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矣。欲那是一年。 契公此就子乃前交代之女頂與看為釋良配嫁之公有各許好品知熟 留妾一身。派轉到此過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 冠請将今女愈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姓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名公 不覺淚垂四言妾陸知縣之女父受替自此去過都陽湖為劫賊所害獨 子務皆極榮盛陰德之報。信有假也。 憂者因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通四萬錢計無所出。上有一女賣與泰方家 宋南昌王知縣。一日凌晨見一姆子堂中執籍而流話其故乃云隱舊事 子。旦夕分離。無復相見之期所以哭之哀切、公乃訪其家問之果然因謂 華施其後子務繁無並登然小要果符而祝。 日頭至期不来。其母逐訪公之所能。而公已行矣其後公人貴。位至两府。 其毋曰。汝女可賣與我住官往来時得相見逐以自公與之今價容的二 宋。王丞相曾物任尚之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子好二人哭甚哀若有大

妻曰女非常女也吾疑且瞿翌日見女以素常總疑問之到云質故也使 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将来子孫三人同及弟。語記遂不見後果如 所言。 久停。漸致敗壞。奈何父日汝将何如日以我但是心得錢必多葵安之餘、父 甚不能去妻且死失措但為働有女将笄。且有姿色問其父曰人死安得 燭下視事忽見一人朝服拜於庭下公務問之。否前任知縣陸鴻漸 胡贼留 女子在此念其流落無帰常相随逐公蒙於憐特為嫁遣故来 以為行道費立券期以三年。父侍関至我已限游可同往也父曰我非不 宋。閩之當人苦無子。多市婢妾終無好者。有武官自廣東擔家至福唐質 詩雅。富人自覺非偶語言進止若震歡唱失其常度躊躇良久乃告其 未忍舍去女既帰富人富人大喜人其房不敢作憂威色乃强笑語應對 賢沙之女。全住言即詣矣果如翁言、父於是得錢三百千。英其妻罪榜皇 為之父罷勉徒之試問之郎前即新司此有其人無子數今我尋訪温良 知也念平生只汝一大此何忍為亦不忍言也。女曰。不然。舍以無策盖早

漢孫鍾家於富奉幼失父事母至孝遣歲荒以種成為業成熟常以設 何祥也對日。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将為州言終而後至晋武帝時果授 仲堪都智利益寧三州軍事荆州刺史。 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 晋殷仲堪姓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馬。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久 相竟也於是父子拜詢之富人婦夜夢人若相賀者自汝不當有子以近 易之女又惟惟然易終不言其丧母也富人即呼此翁究之翁具告為富 行者。家事福德神甚度成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指鐘乞於鐘 唐城東。福唐人謂手為冷謂拳學為惟富人一手拳擊。鄉人呼之為王 至謂父曰。初不知之也令以女眾父。且再造二百錢云。他日仕官来此幸 人曰吾問疑之矣。即日罪選其父難以謂背券約而取金馬。須史富人亦 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歌神引少年入。設心及飯說三人謂以我 一善事所感當得三子。妻亦夢馬未久富人果生三子。富人姓王住福

蒙君厚思今示子葵地葬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鐘下少百許少 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報底婦践其言。果得虚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 遊丧出葬。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及於死者故精靈以 復多所白永人相見以詩贈之曰絕醫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應與六作 衣人 可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 目其家貧無貨可以與人。自衣 目。何不 魏住城王章好行陰德時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皆收其骨葵之及王 亮生体体生和。和生皓皆至於吴 践診供與樂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彭春官,張舟平望 堅。母子堅夢陽出統吴間門以告隣好。日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雜生真 去。鐘記之逐於此葵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鐘後生 宋許教授知可此陵人。皆後鄉薦。省聞不利而帰,外次吴江平空夜夢台 至忍之不吾其意姑記於贖此與主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禄家坐第 勿及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雖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 之懷感馬。

五随父贩羅父年 雖 以質對父日吾之 晋許逃 之貴賤一升只取 則力 輸者成造于庭使吏話責之令服 為 沙立 免逃嚴之憂悉按堵隣境流移之 户 以新 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機材 口增行人物富庶馬後以陰德所致得道成仙遂白日核宅上外。 無偏矣。汝 事日。乃以靈 司以 父母殁世及廷 為旌 同 秋較推臭的其弊也。吾早悟之。但 更出 取兩文利以貨父母歲月既深水物甚豐父佐而問之具年老既継之人與之雜。起即授以升北便令自量。不計時 陽縣之 中人也世居城 丹點五際化黄 乃改名寬李廷 所業同流者衆無不 任 年八十餘不改 先歲幾民 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必食遊為這非神明 市。與雜 省上川海也 今人 民 幕其德恵来 依时 力後於後围 無以輸租。 人潜塵於縣之後圓 其業後值本班出相節制江南而 用 為業而廷性端謹與於常 出 入外斗。出輕入 甜了 民鍵 邑 升斗。出入皆用之自 經以法。率多流移泊路 地雙 者甚聚家 金得以輸約故 人重以規石 日籍民

道術服煉之事。延度拜以問寬所備如何寬以恩民不知所脩遂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怕是以迎請師事。與以相授寬辭 情性素源道親秀異題長尺餘皓然可爱年六十。 暁 知也。乃今府城也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管里老相推乃得李寬舊名 李竟一百餘成輕健具常心告童子口吾帝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 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寫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泛話獨步其下見 息亦久不食旺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樂。 珏以車迎之入府致净室。珏齊冰拜為道光。家欽事。朝夕然禮李寬 大此姓名非相公也。旺蘇復問非玩何人也仙童日此廣陵部民也正 歷歷記前事。益務數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属語之亦皆真 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性室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 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玩問此 光堂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玩視之極喜自謂 廷 再三省問咨送回此常人之難事。除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 事。與以相後寬辭以不知 十。時 自有道者。教以胎 何所也。日華陽 具短雜 廷曾

路。到見而謂曰。君慎然少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 以為惠留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李弘遠赴師喪遇寒光。卓敗停滞道 漢劉朝字子夠一云子相頻除人。少好道德而家也大富常周窮因而不 不屈聘命。河南那引為功曹。後黃中與起朝放急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 子玄也。或山再拜旅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冷靈為神降。得接聖顏乃請 山延之静室。素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成於我是以相言。吾中微仙人蘇 好此日光長景之順是以限之是歲陳問結多飢民義山何家財公濟之 第一夕無疾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能如蟬或馬。屍已許矣。 方面光。密奇之使人買芒履常以金帛著物中。陰以與之。恭後論義以表 有黄泰者元鳳中寓陳聞着敗各高廷優義山見之日聞仙經云仙人目 乞奇要仙人遂授以長生之道後義出為激陽真人自日昇天。 書外常以平旦日出時東向歌明服氣百數姓年。父間之對 民義山中心 漢周義也字季道设除人也。然村勃之後父松陳昌刺史。義山下十六清 其為朔後到賴陰還所候車。即閉門離却不與相見常守志即落

路寇阻。湖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湖文 地八析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左理中監。 司。少好長生。幸遇神化。乞類侍給。馬皇先生。因将到入桐栢山中。授以隐 棺脫衣飲之。又逢知故飢固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傷牛以敢其多。一日 环實。唯餘車馬自載東帰。出開數百里。見上大夫病死道次。仍又以馬易 鄉族死亡則為續險。殿夫則助其妻妾。獻帝遷都。而京舉上計樣爾時道 州時多変應無貴賤皆與之樂而话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 行達陽平逐遇馬皇先生告朝司子仁心陰德感過天神。太上特嘉子之 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来。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調人日。吾夜 晋般文祥。名道筌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自若四十許人皆膏藥於荆 用情故使我来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能随我去不。朝於是即頭 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髮其矣。明日遽辭别往甘露寺也崖家 司尤義者。关部人也學首於蜀中法消失除病以樂校濟百姓。服者主愈 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樂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散

五战居士郭智的州平遥人也為人淳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行陰德鄉問 使請義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日聞先世祖相傳有祖仙去電大后疾皆造 求己。不知義之罪就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選鄉里推 義碧落侍郎義不能讀逐載昇天時道問耕鋤人共見之頂史大霧。 是也騎日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後生以来。履行無過多有陰陽老君 妻何氏憂之忽夜夢人告回若無憂起家之事将自此始逐投以金文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郝王十年两長。老君遣使台隐士沈義義可與 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頂史三仙羽衣持郎以白玉冊走月玉界丹王字授 妻賈氏共載計子婦卓孔空家道達龍惠虎車。白鹿車各一架於騎数十 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無車牛在田中食苗以語義家子弟。多數百一 全遣仙官相迎侍郎漢处台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 人皆朱衣以子帶劍輝赫滿道問義見君是道士沈美教否義爲然若自 其父當日起家者必此子夫。無何有白犢之戚居士慶之自若也其

能親授乃使徒者進之年。遂不顧而去。明日復来索水。居士既然親起而 箕踞而坐可與吾取水居士呼侵者進之電者怒而起日歌長者水而不 快。何發而視之惟惟使兩子御史嚴叟八字而已。明日以告居士居士莫 廷復其尽居士将有河東之行即奉幣以别同今朝廷設還得奉先人立 其効若神居士以衣一龍為謝明年復具冬夏時限他成亦如之數於朝 進之實者亦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居士之意愈動不少怠也。實者曰此子 化遂還其民於河南居士既至河南數月。忽有宴者敦門其容甚疾已乃 究其言。會宗與太祖太宗削平惜亂。河東底平朝廷以河東負因最後婦 雅固写矣。然不能泛先生方外遊斯為不是審者數曰。吾院人多矣未有 可教。即探囊以樂一點退之日。用以樂可愈子疾居士拜而受之。既用之 皇未有以應俄見紅光如線自外透入頂史明照室中秋毫可數又見 是一頁了是取引之句女十。目副而碧。光移村人居上籍且是與人曰著 郭君之賢者於是始以方授之居士尚未神其事也後至平遥之初夕。 未然忍有呼居士者居士念曰。吾方抵此寧有識之者耶意甚髮之愈

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飲服臭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 者百有餘家遂成里弟人因錦其居曰其郭。 病則晝夜祈祷頭天神降樂以能萬民。日出寺問見兩石形如甕髮是 語。初居士與友異使君樂郊居逐小居於平遥之東人景慕之相繼而居 晉沙門安慧少無信性。早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此、永嘉年中。天下変 殊遇之事也夫坤順也眾也說致和而足以自牧也六文無犯而三為陽 者小人也。小人你字。两子者。二人也。二人大字。御史直人也。直人。值字意 有河南之遇居士孫曾壽後兄弟七人家百餘口尚同殿而食。竟如日者 陽為德為報為明其於人也為真心君之子孫人将番盛上下協睦。六世 叟者山人也山人。仙字居士自是方神其術後有目疾者無問遠近成被 其賜馬先是居士之祖。以子孫不說。今日者监之遇坤之議。日者甚日是 同戰乎。及三世将真仙三者八之壮也。速八世亦然。君其齒之至居士果 也的所遺書切宜實之言說忽不見光亦漸飲居士因悟。古八字云住院 無恐也吾即河南之軍人一顾若尚能記汝昔日之意子即河南相會之言

細書黃編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别可識死十餘本次 載尾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於為緣完又除冬苦寒器 大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惟有除此惡人者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 昔有五百買人。入海拌實內一人善知兵法。旧為冠盗公殺諸人謀取其 舎緣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好也。侍郎有五子。長曰獨皇祐元 年经前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敦夫也皇祐五年,則天下士。三子與 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氏過活賣經自随後為灾火所泛愈 五季時鄭屯田建中。居安陸。貨鎚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 卒不暇取經過經過人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無虧損于時 為尊師可作方便今彼惡人不堕地微彼五百菩薩可得全其身命。不時 心殺五百衆取其財寶此五百合皆不退轉苦薩惡人殺者堕入地震设 實還間浮提小時有人名 日大悲歌中道師,在爱神歌兴有惡人起不善 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禄不絕陰施之報盖不証矣。

余回家中夢治水府今夕當縣。夜往水際以夢中官街牌河伯。而發現尤恐 之而有禍我為人而馬無靈乎自後夜或夢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 德者則余唯而記。長庸日之木而能於人之衣。食人之食。事之而有應該 府漕自怕而不甚信為告此後三農悠早。嘉未無甦舞雪祝神告然無驗 澤。往往語言。若有隐顯書誦群書。夜時聚子。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行 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 之南,两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器於黃雲逐野居處 菩提我行方便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 昔梓潼帝君。自言本吴會問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當酷 得還善男子道即則我是五百質人則段初中五百菩薩當此初中得證 民意吏性烈而行察如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晋末降生於越之西港 我差說時此五百人當生惡心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皆堕惡道大悲思惟 愍心。作是方便吾該五百人。故害此惡人。即以猶予刺殺令諸商人安稳 我全當自殺之雖百千劫堕惡道中。受地微光就須忍之。你時大悲生家

門有數石筍更巨民之轉雨紀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寒冬入穴吏 到部所命惶懼未决吏揖請上一白聽而去。從首里開風雨聲中。頓失鄉 又曰。君記周室七十三化陰德傅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 曰。非我也我乃張戶孝子名亞史日奉帝命促子。余日家人何如吏日先 有一沙爾華云年始八歲去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經道師知沙爾命餘 昔有小國去城不遠有好林藝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点得六神通 騰身虚空。有王者之宫。中有禁衛。余令遂見家人悉在其間 方而題化余日謝天使響報也入完則暑堕千何之輕近地而足不沾若 吾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晋不日有中與之此。君可尋 七日。在此亡者父母問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爾汝父 好思治沙可帰家八日早来沙彌數喜精旨而去道逢大雨流漆污污地 有義吃。在水飲人。少願念回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雖上快 怪不能忽爾之時陰雲四合風飛雷震,更稽首余前回運判徒居。余 一山連約鎮而撑參官星也差鳳凰之區下有古秋引余入一巨穴。

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放思題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請思遊以别馬載 之居。少年必思遊入。見一端正美貌合恰帽絳水。侍後甚我於書相接謝 出路行。見牧牛童手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遊求其童脱衣贖而故之以禁 恩邀司。深思道者。故遣見手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於 皆行如飛到一城郭。无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度煥赫人物繁雜。嚴若王者 封果。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供馬甚上。下馬拜思題謝以 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敬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 周宣帝時必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行。洞晓至 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之日在家無也功 文推步。精究醫樂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府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 唐孫思與京北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十言及長好談在老百家之說 報。即更動情精進不解得阿羅漢 水令去沙彌帰家。無有他變八日是還師遇見之怪其所以之日應死。今 何因然得非思神化現来乎即入三昧見其故蟻現世巡壽沙溺至稽首

矣。俄頃近 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 那生之息。今得面見道者。 報。乃命其子取能官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故人 氣惟飲酒爾皆連三日。問其欲對日山居鄉道思真鍊神。目雖 此兒廢縣為人傷損賴放免害。思邈省記皆故青蛇即部此何所也。及見 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帰深以為異感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 帝時徵為國子博士不就當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西方助之 無钦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蘇不受自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 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台前京師討其客貌甚必日。故知有道者說可尊 作。片上九十餘,視聴不衰,治陽盧股際有時名而染惡疾,達 禀受之不同。 十卷散龍官方在其内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者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玄 重。炭門之徒豈虚言我将授以爵信固解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回 右皆閱人官妓。呼給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后此心異之者問於左右。日。 逐陽水府也。王者乃命實像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鄉思邈解以辞報限 入若官開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見出。再三拜謝思與日 で、在一言言を大きつ 人代復

字流飛此天地之疾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湯、此天地 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情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 之死於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亦直也奔風暴而此天地之喘息也而澤 否則生寒。結而為死義陷而為难道。奔而為喘息。場而為焦枯。冷發乎面。 發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雄 盈縮。星很失度日月錯行。 質校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於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 自智之團也既隣目。非君則不聞是言矣。盖其文學也類出。其造術也 夫公侯干城間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政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 不時川源酒喝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樂石。故之以針劑聖人 財過夫之殊致問於思邈日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日。吾聞善言天者公 為雨然而為風炭而為霜雪張而為好說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 變一樣。呼吸吐納動而為往来。流而為紫衛勢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 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日路欲大 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目。如臨深渦。如履傳水。謂小心也。封封武

唐吕志真的潔而外和以不能言者好悄陰德專以樂石濟人。每歲一至 起沐浴嚴其水冠端拱以坐。謂子孫目我為世人所逼應於洞府修鎮府 昇無何之郷。臣於金閥不能應名往来、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明器姓字 可勝紀高宗後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解不就。水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是 帝以爾累世脩德行善持為爾掌心籍其夕處解。 醮。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故沒有黑豹馴繞其侧有神人授以金簡日。上 京師遊薦湘。常荷二大歌經籤道具皆野之後居商山。石室甚隘一少鼓 之真。月餘顏色不發舉是人棺。如空水馬已屍解矣。 蜀至山道人黃萬護萬好濟人。勤意不倦遂感神人授以道特所濟無等。 終南山子午谷華居懷隱逃之逃。手植奇光異果極多常放香静坐。 蜀主王建曾召之餅草薦水面。诉亦而上。一日至成都後得仙而去其知 為樂博學題記属文清麗美姿容學動言談。過有中華之風既推善。大 唐金可記新羅人也質真進士性沉静好道不尚華偽或服氣陳形自以

鐘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當調人見功滿三千。白日冲天備善有餘坐 頭輪路陸滿空仙仗極聚,昇天而去。 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極數。 晋周賜性仁忠和满移帝時為河南西水和二年 夏旱久傳無雨因收葬 降雪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矣。 十五日。正春景好媚光卉爛熳果有五雲映鶴朔蘭白衛笙衛金石的盖 晋主少道與同志李伯以常以除他家惠拯放於人皆積也有道至行所 坐龍鳳之上、嚴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官女中使不敢輕驚至二月二 中使不得接近。每夜間室內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山官仙各各 言臣奉王帝部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尚上昇。時宣宗極以 道形却入然南務行陰徳人有所水。無阻者。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 若有思念又誦道施及諸仙紅不較後三年思帰本國航海而去後来衣 問遂賜官女四人者樂会然又遣中使二人看信然可記獨居静室官女 為異造中使做入內。固解不就又水見玉帝的確以為別仙所等。不留

寒幽州刺史趙熙。少有善行常濟因窮。故王思等族诛。行除絕數十年。熙 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縣不是吾恨不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故物常遊金於途以縣質之或報之殊不認問其 唐譚峭岩茅山道士。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湘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 峭岩忽失言見大業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當往觀之古此 熙父子所以得至此者。皆源陰德之功。 得前朱陵其子得遊洞天其女名素其為易選官夫人在易遷宫中已四 首主光好州宜君縣人。居村野,順好道愛客。務行除德其妻亦不倦,一旦 但陸橋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城分有之水不能致其熱火不 佐久而知其有代,神丹以化死鄉将蒙以制鬼神或者話陷場帝東巡事。 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後樂於此處也。散微眼遊行時山澤以自己 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為。 知峭岩之壽盖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作。而不能其效

有監壞首上造其門王老與妻具色遭之。居月餘間。自與王老言談怀的

晋周廣字惠常大将軍瑜之後好行陰德見人之為朝因告者必濟之當 道法以濟生靈的終不是乃就完西百餘少間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當 冷香美 許真君在在陽前公庭領備下執真君納之命供侍杖羅風夜惟動遵行 與同志姓巴蜀雲堂出得漢天師驅動精邪之法事以故民疾告為事聞 此酒 三十里有昇仙村在馬 其相做患過身惡確正光求監察看療益加對切而陷日甚一日逮将鱼 而不去。風空打麥三人乃遺在别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 方出領髮俱黑而顏復少則若髮脂。王光間家視之為異道上謂王光曰。 光為之精潔釀酒既熟道士言。以大雅盛酒吾自加藥浸之承入在死三日 物難大。一時飛去。空中循問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為數。惟福民事 天否。王老曰頸随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然居舍草樹之家 可飲能令人飛上天以君有陰德濟也。否故言之徐看所釀之酒清 上謂王光曰此猶不煩以凡藥相於但得數解酒浸之自愈於是王 显常時方打麥。王光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

宣王帝部逐御發風垂雲而去。 晋沛 那 施太。字太王祖朔事吴的徙居九江赤烏縣太决貌惟傑。男徒多 之授以秘詠復遣逐山教道下後撒明帝韶赴關師問之。堅不預留。竟婦依 月二十八日。最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雲戲素策驅舊此。降其所居。 常。執納侍左右。真君念太王陰德甚厚。听於經典並以付之寧康二年十 壮三百餘人来助力。太王預馬。鼓恭懇乞顧充役者。真若納之與甘治武 力。弓劔絕偷吃善治療之析。專行濟利。許真君初領徒誅海昏大蛇會鄉 樓真君侍側的成行著必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州道院昇天。 晋王選学怕道都防人也好行除德遇 與人授以道術與行治病病無不 能却寐絕粒。後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調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 您惠帝之世,聞許真君仁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連門,顧充弟子,真君 晋時荷字道陽が脩道徳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 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樂。其行治病但以一條八尺布吧。數地座。不飲 國同縣能車。自口仙去。宅漏宣路府改和二年封元通真

火盖已為地仙矣。 擔溪發之中有古竹簧三枚選自鼓一枚以二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 尊前。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送既至取第2 杖擔此篋将出行。雨不沾選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常見兩炬火 弟子姓錢随過數十年。未皆見追開之當一夜大雨晦冥遊使錢以九節 京梁母計的人好以除德濟人。舍逆旅于平原。客来宿者任還錢多少。听 良冬選解去取三萬皆內箧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遙證遇日物當 在微中或外捏器就之類逐斯之燔焼病者即愈送有竹箧長數寸 得絕諸省寒。皆有少年住經月臨去司我東海小童也。至元徵四年馬耳 燈火莊嚴逸先有葛軍於及為中。已五十餘年未當着之此夜皆取着之 不食須更病愈即起去其有邪果作福者遙畫地作稱呼召之皆見其物 早来。何為人住俗問選各云我早晚来也選還家百日許。天復雨送夜然 山道士徐道盛於蜂域西遇一青牛車。見一童學云徐道士。前去車三步 因自擔您而去逐不復逐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盛在馬蹄山中。顏色更

許上。又見二童子看皂水絡東車中人造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深安今 省其金積粮明年水旱獨免其灾後三年。光父復至文焼金以遺之表氏 唐開元中長安裝氏子近平門外有族兄弟三人。未住以孝義間惟好施 惠務行除德常有一老父過之永漿。顏色稍異表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 去後君家整盡常復来耳。表氏因問其居。云復當相示馬。決别而去。表氏 金矣的十餘斤。遺於裝不謂裝司以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三年之畜矣吾 遂馳車騰近極目而沒。首士還逆於訪之正深毋度世日相見也。 兄弟一人顏後學光父遂将西去。至太白山西歲下。有大磐石左倚石壁 今為君致少則必備數年之用裴詢之光父逐命炭數斤。坎地為爐燒之 色曹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靈而能恭謹不倦於客實長者必有大福 太上以我有陰功召我應過蓬菜我心夏葵勞。汝為我謝東方士女也。言於 光父以杖印之頂更石開。乃一洞門的有黄冠及小童迎接光父引蒙生 命取小縣尾如手指大數枚焼之皆赤懷中取少樂投之乃生然烟聚為 云以賣樂為業問其族。不必言也因是往来宿於幾子舍數年養無倦

逐聚馬與授者四十餘人。支於漢水上、園波如獲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 散節使于頓時段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惟侍衛謝高号矢 化。而後受道乃一指摘次彰教之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禹端於 襄州階江 歷中的也。因出袖中两卷書與之首雲捧書開視篇目子長日子先得藝 事。忽於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樂子長謂曰子陰徳甚為天蘇仙骨流浪 唐劉白雲揚州江都人也家富而義。多以財濟人務行陰德尤喜惟行之 居處山境成受道術。影空復出光弟皆至大官一家良殿亦皆壽芳。 来此吾當相接數子拜别比至安史之亂。数氏全家西去隱於洞中。數年。 相迎歌樂。諸道上或琴基言論光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 不能及判官實屬約日此幻街機之即散乃取尸機被於其下必項白雪 也留住一宿設的麻飯瓣脯仙酒悲告帰。老父送出洞遺以金寶。謂曰君 入。松档暗黑脚即明明見城郭人物尚有信室堂殿道主王童仙女無數 未合久住。且帰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眾 一小心化感的數千飛對其中。結散雲帳屋、天神侍衛連月不

年, 好瀟湘禮法主。行法驅邪, 鄉邦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心觀陳火鼎 護日。陰德莫大於濟人吾聞有陰德者必有福壽。吾安得而不為之因過 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曾有所適不可泛 岳麓。夜遇鄧真人語之日子名積陰功。吾傳子火鼎之術唐太宗真觀一 百里。旬日王遜除洪州。白雲亦来相訪後於江都值樂真人。日爾周游人 敢打擊。盖務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凍神丹於山北。凡經三遍方始陳就 事之五年建最真閣六年在限桂州鑄銅鐘一心重五百斤帰觀光五更不 猶在長安賣藥人識之盖不可親矣。 之你化黃白而外醫之情造觀宗為之一新。侯王禮務請為法主皆順心 橋修波以利沙往来。雖整其出。不以為意人或謂曰君為無自若也靈 問固有年矣。金於九丹之經。今授於你可選名微服之以登雲天前符串 日暫往湖南。即於鍾陵相見。及数靈川驛。午在湖潭縣。縣其所行頃刻七 日我劉白雲也元和年中。桂州觀察使王遜好道台雲時来郡中。忽一 隋蕭靈護学天佐屬護人必好道法見貧窮飢寒者必與之以衣食又建

晋對尊師者遂州人警以濟人為務有異人重其陰德授以道術因善侵 肠口。題風後是而出三日果愈不受謝而去隱於西山為地山。 悉謂千韶曰。天命授君神将吏兵以救世民千韶開簿請召即應作法 尚 汾 等 精 動 将 有 所 組 是 夕 遂 ア 所 孫葉十部字唇聰強州建昌人東志濟人精通醫藥所利濟甚衆文學 於产至一更聞有巨 旱潦次符 各為精性所感。每臨夜梳粧。似有所同必迎接言笑名人醫療必先知其 一真君道術群教服氣居山忽雷震有一白衣人謂十韶曰君陰德甚 備山籍當在人 名。瓊乃奔請尊師。趙曰。不勞親去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其 山門今望書聚席帽故 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又與一符。令女吞之自是無恙而失去 救病咸 間沒使鬼神今神人降俄有真官降部後鬼神。執簿 通十 物中擊之聲。如水堕地然燭照之乃一巨麵死在 年遊濠州,刺史劉防中風半部以三符貼於有 所居百里。絕無妖怪鬼物為人 患者。有民院瓊

息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公好行陰德常携一壶於城中賣樂得錢即濟 難源也外之邪嚴亦無由受病也沉樂有君有臣有佐有使為或攻其病 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效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 **瀍周**爱 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我此又像國家住人 老夫賣祭常以此為念疑思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怨納以 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勢用 求。不使枉思不使皆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而內輔之截府雖有疾不 尹河南時遭大旱、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 雨豐收所行多是此事。太上特以畅有陰行令爰友後南宫受化得道 至於良醫無指名樂不效實治身之不得其道故也逃去去君子記之忽 人貧之如此經成餘有疾得樂者無不愈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日夫人 友河南尹周暢伯特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 國也人之心。即君主也旁列嚴府。即内輔也外張九家。即外臣

持金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婦。紹與五年。東南諸處大旱斗米過 **魚或宿乃蘇。云始為人追攝著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状良久** 錢專盡發宿蔵。止取常直又為粥以食 飢者賴以全活。不可勝計後忽厭 則奮臂而前。高宗建炎間冤盗充斥。段氏族属四十口。皆為所標壞挺身 宋。段頭物質字德填。來州萬載人。知書。天性淳謹未當件物。然遇不平事。 宋。福客使盛文肅公度修起居注日。常感疾而死肢體補温故家人未敢 所居惟弊本優存。 他甚写,今世非盡食其報。逐歷告公以将来所歷而必命公選既而復行 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以且能以同姓名而誤追又言公前世陰 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性樓鳴鐘。然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 今婦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私與樂 垂並沒於水。 人事結卷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荡二字。一旦各會親舊與叙訣曰。 日獨言爺江解水净浴探壶中叫選一九樂香之語人日光夫功已游 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揖盛

宋。若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罪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然。 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是将有所育。忽一使者持 然平生有陰德不作罪業便再為男子逐去市人畢蹈家託身入見其家 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為男此處非也。又随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 得而神座之横桿有敗被馬究其而自則守靈光平之遺物偶致於此見 起忘之謂已遺失故不復索也後文肅公所歷。如主者所言。 宋。處州有老學住大溪傍。一夕盖一士人。在水中抱書龍長丈餘且甚懼 臨門呼回活我當厚報與回此不難也。即引手機能就去。士得登岸學而 愈逐少皇中所属語此之孙,其孙远而不悟汗脚被之說,及服除徹公言。 要為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風大作。波濤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 弱水。片大青竹竿。重呼收入叟出觀之。如高罗所見者。急掉漁艇往拯救 云當在斯為子緣裝氏月數未滿。今且回去。云四十日壽當然,南及期而 卒。 装家是日果產一男。客色有似右丞。 好學主得逐為我語家人與為汗肺機而苦草草别去盛神眾疾亦

此中。我先入探你政備。如沒是龍門邊見三龍繁在一處問言沒為何喜 以受布薩法。華言學住故都無殺心。何况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如害小住 人卷言。汝等龍柱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各言前人較我沒能力救波 者言此能女半月中。三日受務法我兄弟守護此能女不怪固為離車所 能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官當報大息商 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随者所向到一池邊 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龍 問離車言。汝幸此欲作何事。若言我欲殺敬。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質 澤中放牛。時離車性主也捕得一龍女穿軍奉行商人 首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心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商人共在 之已昏昏不能言叟喚鬼童策掖以婦真於室為然火燎私具飲食良 仕官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吊為謝。 乃蘇云吾乃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壽不震遭以發非叟仁心則 吾葬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歡謝而去沒亦不以所夢告之。張後登第。 見之。即起慈心

卷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卷言必来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 脫者脫沒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婦。能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能金。 是汝父母眷属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發持看本國行伴先至 能。經時能順時能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博身。復問汝欲水何等。 汝有如是強嚴用受布薩法卷言我能法有五事若何等五。生時能眠時 汝放彼者。我當食耳自言不得直你放之當罰六月。損置人間商人問言。 故被整。能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谷言要當殺之商人言。 浮提華云勝強即人間食。能女拇指已便即呼入坐實床棒上。能女自言。 出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舒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養日 牧者。及取新草人 語其家言入能官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属宗親聚在一處悲騙啼哭時放 今欲食何等食者言欲頂閣浮提人間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 得以是故被繁难領天慈語令放我此能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 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見已先還語其家言其甲来帰家人 聞已。即大權喜

我心凡百里之内橋梁路道二脩整用工果。 鬼海復来。云·汝作此事。 是脩捨橋路人者亦是壞毀橋路人。若願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 可处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五世昌盛 人私冠嚴整皆相放忧右府盡物鎖線從之人。承錦涕四傍有人云。左府 水中。令程飲之日。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 宋。蜀僧悟於號學海有惡性映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 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陰德故全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 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全生於彼處受福。 宋。王和外。蜀人善醫鄉里道不行人揚州界。求者如市。有得道者謂見楊 字。送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 月日不 日本半年公身限 言才作道老各日市日月起去日者思之乃明 日。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於然不晓。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 開井者耶。 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司君年促光僧皆無求但竟水一杯。可氣入

帶館職為京西清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宜族。 葬之是夕仲淳喜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徳甚夏故遠来託公 急常以財源貧乏病者給以樂務行陰騰不次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抱 替之負三二十里人與之錢便走不受如此十餘年二人一旦同往印粮 昔山南道中有三道者。一人負着歸修路一人空手立。但見負重之人即 仲淳問其行家有金十两乃造人召其妻子。謹戶持金而歸復指貴經管 疾甚困偽投宿于仲淳的真部其来但署言其名氏鄉里逐不能語而勢 宋時一般官多夜苦寒欲就寝其妻正色責之。同爾煖衣飽食。畏寒不 少死。公待我以思如此,額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弟。登嗣 宗。張師中。秀州人父仲淳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 出微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緣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 所生。一夜要神人以線水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弟。 上人随看之舉身凌空於有雲霧生是吹笛撫掌拇井而去。 人善吹鐵笛。 人撫掌而和或歌或舞在開聞中數見上們南白鶴山

疆安民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內後親〇 端女以襄事。道傾襲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婚捐財資造又故人平。質其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內常懷懷于有仁〇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恭稷非馨明德惟馨〇功宗惟 日。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後感官刺史年六十四。論者以為公陰德所必 其女為婢於人道贖之家士族,續鄉甚服其行後知號州歲蝗以民族道 以濟所全活萬餘人其居官時多效號或止一食點坐終日。當夢神 不供報出官原米販之又設務以收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 上。親族衰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莹過父友日消家消發。質無以葬其母兄 宋查進学徒然緣外体寧人。好沉幾不奉以詞紫稱淳化中赴舉。質不能 則患黎民懷之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徒 無後匪異無即陷法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人 〇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 少公城私民其光懷〇)無依勢作威

尊之故議而年自息〇信在言前者文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 電不刑不罰感德後化〇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〇出一嘉言則士民院 莫不悦喜〇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之湖之遠則憂其君〇 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事天下之福〇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日消治民者 臨財奠若應應平之守不可改也(事君好事親事官長好事兄待同僚好 行〇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家欲為本〇郎用愛民平微緩刑天 事。司清自慎自動吳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〇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 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一愛民者必有天報〇一命之士。為存心 家人視學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威信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 無不中〇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端臻福祥至〇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當官者先以果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嚴之必 民人者必有章譽審育之於〇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已也恭其事上也数其養民也忠其使民也義〇 則易使也〇以他服人者中心的而誠服也〇 一君子學道則愛人心) 差能類盖物以混写 當官之法。唯有三 治官莫若平。

行之以簡待之以好。吾道不窮〇正刑情德。去私戒盈百福日至矣〇 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〇侍道化而不恃智巧〇教明於上化行於 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置○愛人即無怨刑的人即無別 か以力則民朴の 下民有耻心心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是無 自為吉人〇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〇以政教化者易而必成〇同言 昌〇惟以徳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〇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人 那在一善政具神人以和一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恕已育物是命齊銀〇 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今而民化就在令外也〇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 **宣盡力被民事君。獨財勿顧邪事英聞整雪刑微救源人民動合王道** 視民如子民奉循父 之教省刑而慎獄。 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〇去心志省刑罰及清净物将自正〇 者積其他德積而民可用也一除刻削之法去原尚之事一 政有得失見於灾样。南事而應又有差式〇棵之以誠 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 聖人因

事長乃輕悔還牛恭賞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達初七年。郡國鎮傷稼獨不 此二異也堅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必帰以白安是歲 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恭命婦之再三不侵恭數目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父老涕泣留之 年令恭事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 漢。曾然。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幻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 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懸等完極稱為通儒初群丞相府 與恭缺回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馬數 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事長侵人借牛而不還者。牛主訟於恭 有維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维方将鄉親雖然而起 户事。学出了。何人忍其馬。我問司子二馬們可停對司可除日矣。 发知其 後拜侍御史年八十一。卒於家子識為隴西太守識子旭官至太僕。 入中年。河南尹家安聞之遣仁恕禄肥親往庶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来下。

漢楊統建中初為彭城令多有美政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能。嘉天生於 者皆府之形像也極而有未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稳是中台之位也於宝 未失為我雖白失之乃所以得禄扶也來就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後民 影黑解與之挽車去 鎖見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帰我他日馬主别得亡 者乃前府送馬叩頭勘之性不好争如此後遷家邑令勞心事等視人 庭時大旱太守宗德使統為郡求雨即時降討後位至光禄大夫為國三 在郡多犯吏禁浅戰糾案無所回避光武嘉之常夢坐大殿極上有三德 福以病自免不住光武時復徵拜議郎。悉廣漢太守。有政續將陰民有客 漢於成字子禮河内懷人也忍平問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子。秦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貴 乃服之後遷為京部必察人老が皆帰泣随送 為司徒在鵝清儉匪解。年七十二來。 不送跳取之得其中聽報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質離席愛質巨大殿 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太守按行見

老。年九十卒。子學為循吏有名。 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数食見進忠善可一去檻牢。除削課制 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蒙設盤穿而植多傷害均到下記属縣 唐羅的會格人為盧州刺史民俗病者會醫藥。傳法相部下今上之指已 轉太子賔客。 生於庭白雀數十集於坐側前度使杜佑上治状賜金點限。尋遷京光井。 其後言馬相與東游度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藝而間多蝗螟其飛至九 日大馬豹在出電電在水各有所托江淮之有猛獸循北土之有雞豚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朝間民族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 俸給樂以濟質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動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冷芝草 江界者輕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迩。百姓領之。 漢宋均字粉库。南陽人二十餘補夜陽長人皆安之遷上於今多政績拜 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祭以一羊。一脉投溪水而祝之日。音先王之有 天下。余融市區的之為民害者。今天子無有四年。夏民心亦子。分到史末

并州刺史下車。先至微中因露坐年例親自驗問十餘日決對成盡人服 北七十里能山中。忽有六駁食猛獸咸以為政化而感卒于官州人大小 其明後有争訟者鄉里父老相晓示曰此盖小事。何可煩勞使君。訟者多 隋·率公義院西秋人也為岷州刺史有善政及民。合境之为。呼為慈毋**是** 弱菜為科理立祠四時祭馬。 四日有君如是何思指之依期畢至先是州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 齋張華原公直有信行。為死州刺史下車之初。微有繫四千餘人華原料 由是多士彬彬成教大行後各拜國子祭酒長慶四年來。南人思公之深。 後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人感公之他初潮人不知學。公與起學校 守是利力鮑魚乃楊食民畜能於以肥其身與刺史争為長梅不可也。今 簡輕重随事決遣至年沒惟重罪者数十人各給假五日。可則盡速逐也 與態魚的盡三日其率配類南枝子海不然是冥頑不靈刺史則選材技 民操強弓毒矣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暴風歌雷起溪中。數日水畫酒西 立廟歲時<u>享</u>之。 いいかを古とったと

前知禍福殿朝時。皆白至賜號洞微。 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誰目我有丹陽。山出王说濟我民夷神烏来鄉百 山出黄銀獲之以獻。治水部郎安則就其所書馬乃聞空中有金石然竹 宋范大録。初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亦路雖為愛甘心馬。中年 姓因號其泉為玉墩。 之音。仁壽元年。轉楊州道點防使所至多有政績 大夫人之處心可不為子孫計我。 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继登弟。餘以恩授官者甚然後大録追贈正議 無子。因还監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你生二子。一為 大致祥瑞島鼠心俗呼為高武際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東之 两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灾境内大牙獨無所指 水。諸羌苦之動馬是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新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 宋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敗後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

漢劉民為江陵今有德政民有火灾民向火叩頭即大雨及風火影自後 传去。合消無珠說死者盈路。孟皆至教化大行,年後去珠復還 漢立营為合浦太守都俗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食穢水珠自入歹珠忽 京王昌遇本達川一推司不敢棄法受路識為多两平反後遇退人入山 論婦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後消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 公忠已注公當貴願及與公野子孫我受公之思故来相告自此多顧名 琳琳大喜自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歐索馬人奏雖大作古而公 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軍具乎願自勿與。吾留住处乃自為贖以白府尹程 遣中使十數革諭言吏惶懼欲以病死間泊獨正色目被實冤死待我而 宋陳公泊為開封攻自時章勵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年。公當驗屍次后 不數年。思官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復常皆以詞學顯任為 修道為上帝收録自日上昇 弘憲太守。虎渡河北去。治問之民回以偶然耳。帝回此長者之言。知即 いりををといれていたい

建劉文餘名寬少好道舉方正稍遷南陽太宗視民如子。经不形顏口無 吏持繳來追别有三白衣者關於梁上远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 青谷先生降於寝室授以投解法将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疆 疾言。行陰德拯救寒困民院之如父母後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回思 有德以感之耳。尋加選權。 佛矣。宜速往。少馬吏引入殿下。王者旅冕坐其上先呼中之及充相去類 官室甚此過故人事惟告先死數歲条問迹来故或回被追至此不知何 樂未還鎮延須更三人善載錢以出。至着子婦。三人徒以入述遂死與二 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逃平生候何善對回家質無力但告遊差屋 也曾賀日有鄉人在。可勿愛百誰耶日震大傳令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 白礼同行盖亦就速者之曰餘充。一曰稅中之行久之人大城門閣三重 宋心并監蘭池鄉民鮮于述因病誤服鄉。病且必然忽不知人見三青水 火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其出學者。

い信辞支弗。満色甚以の八木地天狗堂耳更與於筆使疑所言時以

生後後已人陳希亮楊異相继受科縣東南有松相強者夏暴張多覆出 言。已合笑而近及这事傳然後屢成佛之證益顯亦其平生為政公起。 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康謹愛民好。與學校教 有他以致之也。 古佛俱来。吾亦婦矣子允文旁泣下。又顧目。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容異其 政亦然。當紹與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日 道以聚飲為先務虞專意息利及民。所部獨是然不擾最後在連儿德 宏張逆字大隱然陽人進士及弟知襄州部城縣有能名後後青神縣复 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去。虞名棋字齊年。平生未曾讀佛書。每日誠者天 出。至大樓閥下。空題榜線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来。絕出門即監察 家人。今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報。白光騰上。室字称然述又拜而 子正哭沒且機将做矣時紹與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震感 上王。王書其後日放還述於庭回數以聞有呼之者王臨陷語日為我報 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皆為遊潼清方軍與時站 からちきったこ

縣尹張或被誣以監獄成滋審之但使首而必滋髮之明日為沐討城皇 内旱蝗維慎禱而兩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見冬無雪民多疾奈何。 逸禮于江神。不逾月濟為得五里。時人異之界遷以極家學士。好益州。 澤以楊點黎到官果大雨。歲登。民院公之德卒于官。封開國郡公。 橋見滋奉命来参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飢而死滋将何帰。鎮神降 朝日張或坐事有冤状與神相滋明其誣守朝道士進日暴有王成寺五 維慎日。吾當為爾橋之巴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路發表之。 縣塩城及丁溪場。有三完為害。維禎默橋于神祠一是去一完死行前這 府至有美政人以為神。 十年改濟南路松管。尋拜陕西参知政事。時陕西不雨三年。這過西戲目 人同持些沃到何焚祀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盖家今歲於壁造其人 元自滋。字祭甫開封人公直有施行居官以無能稱累壓浙西無該使馬 即。視之果然明日詰之成等不服。因出火中誓状皆為愕伏罪張或得釋 元許維複字周剝逐州人為谁安松管府判官。不務許刻人領其德政馬

人個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戦怖什地。具言贼之姓名逐正其罪秋 元十天童字君童洛陽人皇慶初為婦德知府即學校復河渠河患派息 完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部立為剖决亳州有蝗食民未觀音奴以 月垂與生民皆患之素直轉于八蜡祠。我皆自死歲大飢人相食出俸米 劫汲縣民張殿剑十二百錠而殺之城不獲。重真詞傳城隍神。而 事至主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裁蝗不為灾後陛 云劉東直学清臣大都武清人為衛輝路抵管。平徭役與数化恤孙獨战 始有水人謂其政化所致云。 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弟一。陛廣東與訪使嶺南地素無水。天章至 全治火炎燒饒之泉門天軍具私冠向火拜。数逐息鳴山有馬為暴天章 是必候得請而後販民且死矣。失中之責。吾獨任之。竟数栗販之民賴以 元觀音如居新州泰定四年進上。知帰他府康明剛舒發擿如神。民有街 民類以安改饒州路松管民飢即對原販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日民飢却 一

雖頂才奉佛何以益乎〇議微緩死皆九肆放生有之思為矣仁愛之首 ○刑主殺總主生,則修德莫若好生也○治微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又與。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 以成三德〇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属于五極成中有慶〇刑他合於時則 生福說則生禍〇欽恤庶緣務在於寬〇為官刑裁為要治被寬恕為先 食之。病者樂死者與相以幹。天不面永且稿。東直結城北太行之着始神 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息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处治信者高思 電飲式飲於惟刑之恤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惟数五刑。 電音餅諸暴 意刊獄皆上指傳獨悉安隐〇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 自新听謂威之斯德常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刑者聖人所以爱 責應造者造治以正法人民安盛一刑其可刑罰其可罰的刑罰不中也 民之身也。其禁暴上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初祝之有青蛇蚁蚁而出。觀者與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赤地千里後太守至上签其故。于公日。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餅之其各 争之不能得乃抱其具微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 限。具微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始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 肯。好告隣人日。孝婦養我動苦。東其無子守寡。恐我累及孝婦。奈何若無 漢于公東海外人為縣獄史郡决曹。决獄平。凡紀法者手公决之。一無 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家侍其姑甚謹始欲嫁之終不 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而成大收郡人以此大敌 則必然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飲孝婦自經 垂念冤結務後輕刑治微稱平。 該者不怨罪之當也一惟正身待物。不麼公道。循車行陸。好行水·無往 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〇法寬刑緩图固空虚〇平而不阿明而不許 公其門間壞及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合容馬馬高盖 感應 が持ち後上

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 微断刑多所於怨乃條諸重文可侵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若于 坐法免後三邊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學法格在真平。及典理官 漢郭躬字仲孫。預川陽程人也家世私冠父弘智小杜律。太守冠尚以弘 少脩家業。群太尉府再選延光中為尚書及中前門孫程就中常侍江京 海子公。年九十五至。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群公府召入議復選延計正 車我治能多陰德未當有寒子強必有與者至之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 今。躬奏獻法科,多所全法,中子睡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改有名迹弟子鎮 夫。封侯傳世云。 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送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三 為决曹操鄉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而决者退無怨情那內比之 以勵忠真乃封鎮為定賴侯食邑二千户拜河南野轉送尉免永建四年 三公奏鎮冒犯白双手的賊臣。被常然城宗朝以宗功以劉重直顧爵主 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我。

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掌告以此語。且日 士人副極容逐多政事。朝廷推思聚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循失之死而沉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饒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旁。 也。例水而有得耶以其有水而得則知不水而死者有恨也。大常水其生 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日生可求乎。日水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 因指而熟日所者謂我嚴在成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 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觀就惟恐不得其情皆夜燭治官書。墨薇而軟。夫人鄭氏問之可此死殺也。我 答前。送告謂可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皆合情法。無有枉盗上帝嘉汝 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既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 宗歐陽觀。慶陵人文忠公脩之父也有學行。曾為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 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五女長被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 宗王縉為兩路提刑。無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日暮坐光見一 巴為汝父珍壽一紀。無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

微断刑多所於怨乃係諸重文可侵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者于 坐法免後三選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學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 漢郭躬字仲孫。預川陽程人也家世私冠父弘智小杜律。太守冠尚以弘 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閣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 少脩家業。群太尉府再選延光中為尚書及中前門孫程就中常侍江京 令,躬奏獻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怪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海于公。年九十五至。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群公府召入議徽還廷尉正 車我治候多陰德。未當有寒子強必有與者至之國為丞相。永為御史本 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送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三 以動忠真乃封鎮為定賴供食是二千户拜河南我轉送尉免永建四年 為决會探。飲戲至三十年。用法平怒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 夫對侯傳世云。 三公奏鎮胃犯白双手的財臣。故常於城宗朝以常功比劉華直顧爵主 千万侍中郎将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我。

去人副極密逐多政事。朝廷推思發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曾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掌告以此語。且日 循失之死而沉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饒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旁。 也。別水而有得耶以其有水而得則知不水而死者有恨也。大常水其生 水其生不得爾夫人日生可水平。日水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 因指而熟目所者謂我嚴在成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 答前。送告謂可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旨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 識就惟恐不得其情皆夜燭治官書。墨薇而軟。夫人鄭氏問之可此处殺也。我 宜自勉言說而沒後果如其言。 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既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 宗歐陽觀處慢人文忠公脩之父也有學行。皆為河綿二州推官。留心於 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王女長被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 宗王縉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日暮坐光見一 已為汝父珍壽一紀。無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

十人當得京然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刻奏但用舉者遷臨 重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總計不行悉您婦番嘔血死文規雪冤敬活 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裁具。胡這以手殺人杖香。餘人但等弟杖臀而已。經脫這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 吴邀欲邀功盡取達主以下十二人送微奶以強盗殺人。銀鍊備至皆自 步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堂。盗不得志。及以被初告于縣縣令 慎刑子孫必昌。後其子十八人登仕版而君與又為天下第一。 張五者數章盗牛。里人胡连朱主。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盗散 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縣處感疾遂国。与飲不入日者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委名人官。再調英州司理多軍。真陽縣民 宋。王君贶之父。以平生仕官棒不妄施務侵寬恕。一夕夢神語之曰關能 月昏不知人家人眾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 言曰。速差人般取好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間一人呼 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董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萬

獨不家朝廷當委敢問其說。王曰臨川及即酬智也。吾曰若惟當於當改 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真問知之 失然必須姆至此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日臣自勘此微使十人将死得生 拉即抨去軍後方及吾聞無內所問果吳迎事一以實對三日吾亦詳 何為難伏事也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到眾俱進殿宇接觀金碧相照殿 有持水漿来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去愈盛力士數十皆 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将入門。一卒持衣冠至限而今或告日 達案也吾念迎死已久矣。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無嚴 焚之矣,史止之命少待,日侯取公案。真更而回問何等文書。日吴邀解胡 色力不能行又無公服。更日。彼中自有公服。已具的是下矣不得已與復 往項刻間至英人城視井邑人物歷極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 京官而今但用舉者倘貨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還得死大邑乎。盖 垂然皆不敢仰視潜問追者。殿上為誰。日王也做傳呼。師同行者便前 介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解不渴又易秦来復醉之其人怒口

儒豈不晓一 係乎所備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此亦下一大門守衛嚴家吏司十九然先父壽上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子。王曰不然人壽短長 都獄門也其間各有街吃食送殺害嚴刑酷法讒諸忠良毀敗善類。 不能盡記者沒容請之日公本貫濮州那。支門日何以知之。吾笑日。平生 經云。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経又云好生之他治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 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伴為不晓以問吏吏曰子前學光 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無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追見吴豫箭 間濮州大鐘果有之乎。吏作色目此非殿所切輕言複引出至殿下印葉奏 司吏可以濮州舉人也行己正直明法不弟。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街吏 能更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日 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所增當至七 校於羅則而朱書敬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 如此之的。遂奏司官職既有定分。頗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發上索符 問希有事也適在正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 紀之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紀

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経月,腰時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傳 語其所在。日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逐審視臂 為誦佛書該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盖氣未絕時精爽已 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之卒妄言院我以求利。 並矣文規在告祭百日, 唐司以為不勝住, 教郡守體量将罷之,許守具事 許今年舉状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傅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听。 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 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超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 王問馬以實其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碳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 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回聞官人得婦無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 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於吏員道莫 和尚也凡人規魄皆此僧導引亦上有欄植。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和尚也凡人規魄皆此僧導引亦上有欄植。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 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鎮管功果救技我朝散将来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 放乃南雄州也有青本来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盖英守方希覺者見 1 为台湾港上

華。夫妻相對垂流妻語告日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 漢盛言字君遅為廷尉决獄無免滯。每至冬。罪四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 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去。 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建樹勿心有白鵲来止其上。乳雞連年不去。人以 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 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籍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 客自英来。云市樓果為火所焚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住、大觀二年七十 宗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滿江捕盗不得反較平民數十人越掠強服頑 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 實保明病已愈堪整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 為样後古生三子。皆任州郡。 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盖自生還之為至 辨其冤釋之天久陰雨忽睛露那人歡呼滿道後進位少師 八矣夢一羽衣来云向增壽一紀令數是矣陰君以公在英州皆權司法。

快。真卿立辨之天久旱。及微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溪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弘辟為廷尉若平。獄無免民騙曰和 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録辭状亦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造、 唐顔真鄉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雕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 近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 嚴大曹於。 溪來安為越相會其正坐事卒。相李引拘察者千餘人四皆自誣思三年 身又輪獄平然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符状如簡長九寸。凡百九 餘頭蓋 令東首。自比千巴下累世為名族子孫紫盛皆符老姬之言。 十枚以授比干。日子孫佩印綬者當随此第過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 公在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寝夢有過客車騎覺而有老嫗年八十 姬群去出送至門乃謂比干 只君先出自后稷佐尭至皆有陰德及公之 一、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後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 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總而 白水寄避雨。雨方盛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必入坐。頂史一 雨止

忠崇寧間孫主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 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公未拜官時常夢神人語之日。 既伏其幸。其餘可盡熱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馬。 靈戰死公被首 鹤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公并欲盡斬 趕城一打仆地逐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逐縛以木刀擊之因而致死 宋楊提舉。初為越之録事多軍會太守禁盗甚嚴凡保內有城不即捉赴 謝即奏公抗拒公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公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公 之公持不可。謝以語侵公公口。很當論情吏當後法。追撓不進諸将罪 桂州事待公来明辨曲直。公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盖神以公平生正直 微吏力争以為案已園成。公執不聽遂追元捕贼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 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微具公因関案驗状有左肋下一狼長寸二 不欺故先告之。其享報也宜我。 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盗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 分。中間有白路一條公差是有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

詰案吏司黄榜在前許人格捕殺之。其罪甚輕。今若作聞殺結解。是本縣 草。监司申請朝廷降黄榜止約。許人格捕。其平打草如故為塩亭产殺傷 婦寅夜過換案卷像元情結解乞賜見在。勿令知縣知次口費到前後通 先自拒黄榜解状即不得書我名街。秦吏惶恐謝罪而去。有項復到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 公長子預清薦次子登弟。家富盛過於昔時。 易作拒捕結斷。出留知縣判差某人與官押數字而已事戶八 宋。紹與乙卯。鄭承議為越之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打西與塩場 灵免死其家感德畫公像供養以祝壽。後公二子登進士弟。官皆至大中 四人。統制與其卒議日。若不得西與草。則馬不可收矣。於是醵金嘱案吏。 大夫人謂公陰德之報云。 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 作因言氣關殺事戶八人皆合價命。案成。知縣已簽記次呈縣及公乃 十放婦八人 八人還家。日焚香拜天祝日。預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能後 いりりまするよう 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継有人 四十二 訟其不法。及然假 人到府各

訟當時差便對造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 送戲勘正将引餅乃合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 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被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必以 昆李、杀養於外戚趙氏消長因然姓趙氏亦未知日明趙氏之隣有郭禁 州時山東旱蝗。自青齊及境遇風远雅地水皆死後公登二府子孫俱貴。 疑識之卒免死一府皆謂公宜大願貴,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當守青 宋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五父母俱亡亦無伯好 宏趙清歐公於。景祐中登進士弟為武安軍前度推官有偽造明者更以 手棒天者再後果接英宗於藩郎。異神宗於東宫子孫蕃衍充游要徐 公仁恕如此。将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将貴顯無極矣公當夢以 不悅。所以封起案卷。公上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一件起揖公曰。 一件乃白公日。此人自封案後類謹愿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 一体曰。二公知其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然而

者也為左軍处院吏趙氏因以慶属馬郭氏告老。炭逐補郭氏之關實祥

符三年也。慶之司微常以於慎自持。好潔微常日躬視掃滌至暑月九熟 語我親以為更生過時遍體流行遂甦因告其家属回我始行至一所。樣 汝今尚未有嗣胡為来此言未然自私人乃以手提來氏之是她出機污。 東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来。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與者。 污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凉處忽見一白各端嚴備長謂 逐乃復甦求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度必其感應自是里老人相與言 誣良善以重己過不訊考而疑獄常决,被官往往属意馬其妻來氏年四 欲要福平。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裁則為之裔素誦佛。 回信乎趙佛子。乃獲陰報也以後族人因告慶回、國本張姓也。乃述其始 每戒其徒日人之雅于法。宣得已我我華以司能為職若不知重則罪者 月乃上四有無辜者報為之解釋。當為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好 因復其姓張馬慶年八十二人夕無疾而卒。東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 所赴 訴耶飲食湯樂則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為此乃 "景祐五年京師疫家氏染疾而幾。已三日矣尚未验也忽然起坐不

世族。 去事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京師獨為 另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子。慶同今四十九歲上有二女。三日前 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經而出也一爾善保之。飯說 享生三日。有一道者巧於慶之門慶因此心不復韵其姓名既坐。謂慶日 眾愈加公恕。 忍遽決之既而遇赦。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概逐鹿入草。草中 之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怨不見令歎目。吾平生未當欺心妄行凡 晋演縣分。甚平恕民有姚牛者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當賣本物市 引弓将射之。新日此中有井。恐君堕耳。今日。汝為何人。翁長跪回民姚牛 有古深井數處馬将越之忽見一、新舉杖擊馬馬職避不得及鹿今怒 有罪者必原其情以求其實。今見是的所云其報我者厚矣。即罷撰而 圖欲報儲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我中。吏捕得。縣令深於孝節·未 子。道者可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襲

魚公養 謀者 家欲 很傲慢禍之始也一上好偷則國有餘財下不惜則家有熟貨。如此 唯 度滿而不 克動于邦克倫子家 位 驶 然富壽美〇 然倫畏以以家社福〇克儉的實好道之源〇君子之行静以 徐 福 不期縣。然不期後然偷性他。無載爾偽〇 。則能謹身節用速罪曹家([2] 徳非落泊無以明志非寧静無以致遠 成家之道可偷得勤○脩身以易欲為要行已以恭儉為先 以助廉 之與 不溢〇 徐德之共也。传题之大也 系者不悔人。偷者不奪人(勤者富之本。偷者富之源〇約其身以及家偷其家以 能 他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 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〇約於全者。必有重報於後 慎乃偷德惟懷永圖 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 倫則心小而為意者遠俊則心大而為 ○ 救奢必以偷約,拯薄無差敦享 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 在上不縣高而不 恭敬博的福之基 先知稼穑之 則天

由。新被他催斥○日将作被多夏通五 為珍的己守節。甘苦樂質〇我今有一襦。非羅 於是生馬○量腹而食無所積成度身而衣不求餘長○ 之道也〇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〇倫則廣損則大〇福生於清 無求滋饌〇民用愈則易足易是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 致疾之因 少私富欲一是以聖人 題我有三實實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日不敢為天下 黎寒不為所得不棄所有(在於去縣 前身時食清净自活〇抱素險約德逾 哦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近年 (食必要食的身守節) 身被一縷常思織女之勞。日食三食。每念農夫 約其所守。寡其所次〇守其天常。安其 五用長年只者是 過費行廉耻以許之 去其去看去春八省事之本在於前用。即用之本 取與有的此人有量 為人常实用愛意頂怪情光去 高範 前食養胃清心養神口腹不前。 亦非將夏天将作衫。冬 〇速 群色海流味卷 命義。食止充虚。 下先 金玉不貴惟 見素抱朴。

強快則亡○澹然無極。我美人送之○我人重利·廉士重名○官上清約則 治水家奶縣〇欲不過節則養性知是〇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 勢莫使盡使盡惡相逢〇千般巧言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争似随 人富官上奢機則人貧〇清質常樂遇富多憂〇遏情附欲以義自防人富官上奢機則人貧〇清質常樂遇富多憂〇遏情附欲以義自防 久〇外得失之榮辱。割身生之脂毒〇恬偷退静獨善守己〇儉的則己 假寐之際。如見神人 忌陸續為欝林郡守。自奉 偷約嚴扶沒海而帰。不載實貨用班用巨石重 即休三平二湖過即休。不今只不如光即休○有福莫享盡事盡身貧窮有 中流風波横作。一時同泛者率多漂弱惟有續舟安派無悉舟中 常将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一種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樂道而忘賤安徳而忘貧〇無所該慕精神內国〇功約易成事省易 知足者。不以利自慮也一前漢恬治。所以養生也一不敢驕奢故能長 人往来舟中。若護翼者。且戒舟人母有恐怖。舟中使君 へいないでははまます!

持身清偷不以一笔干擾於人。行通于天。所至神人護佑之故特来相報 自奉清倫有仙資授繳子九雲水強深鍊挂法後備煉得道登東華官領 被温袍朝夕所食盐菜而已。一夕其子夢有神人告日。尔父清偷舉世家 後魏高七字伯恭傳通經史志尚清倫累居顯貴不改貧賤草屋數間布 道林隱處方基師之録君。得道成山。 九宫尚書。 周河内張奉。字公先少時名激子。恬淡寡欲其妻服飾者麗奉不顧皆。 也既覺言之果獲安濟。 唐杜黄家為相自持清儉人不敢干以松時李師古致扈憚黃家為相未 漢龍伯高名述京北人。建武中為山都長。敦厚周慎識約節條後仙人刀 敢失禮乃命一幹吏送錢數千網并擅車一来。亦直千獨往與黃家便者 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粟帛一如所夢之數。 傳天帝特命賜栗千石帛千匹以姓之數日元帝幸其宅。親允所用,數日 婦改服乃復成室家後棄俗人刻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觀其

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無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無疾暴卒夫 蕭然無辦因持三人手謂司。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主求理甚切然享國 慎所器重者。見之甚喜留連水月命設食有燕豆两顾来數姐而已此外 素不識僧。怪而問之僧曰。夜有司土神告我明日杜秀才當過以此人雅 慎即於弊實軍席門無強箔每風雨至。即以席敬馬盖環與後恩皆懷 布囊耳後為黃門監無吏部尚書即病既久宗璟盡後思常相與訪馬家 寒。而為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惟 唐。虚懷懷清謹貞素不答資産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學尚不免飢 澹特正。他日位至宰相身致太平。不可慢忽以好知之。黄裳不各而去後 十五年。果登相位。 未敢遠送乃於宅門何候累日有緣與自宅中出授婢二合皆青衣盤樓 問何人。自相公夫人便若遗帰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初黃家微時窮約安於濟素。無个此然。皆過山寺。寺僧恭禮甚至黃家 在氏。上其兒女狮哭可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偷而無潔蹇進而誰 102级连星里光工

易及過辛。男安護欲奉遺言妻朱氏司改父雖遺言如此且不忍依其言 食味。衣服不華飾。因病調妻見我死後指之周身。魚服但取今者。慎勿改 退四方路遺態髮不聞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以積其人尚在而奢儉 後三日安護乃啓棺。却見開眼家人等皆驚喜。扶出逐生謂男與妻曰。 若有不管因馳使問馬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齊會上因為罷獵関其貧 宴司有三十爐。日久為說鼓鑄横則我無一馬。惡可並找言記復絕家無 之報。豈虚也我。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於陳懷慎曰理固不同 匱即以無帛贈之。 留儲。唯着頭自衛以給丧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甲陋其家 故水又曰。但安於棺中後三日看之器嚴然即義如目開即重生也如成 時為懼沒其反生。即答棺。道已開目。逐扶起即於舊寝因坐責妻司我 齊武帝 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道京字進賢。道守少好黄老術。每日食不過三 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因自悉解其衣服。投於床下。謂男回復發我 因别制多四時限。而驗後一月。家人忽開其棺中呼安護之聲數回家人

二十五年。并加以官道後果為建德令。壽第如其言。 地府以我平生情德惟務偷約。無奢傷之失故兩次放我還生今更增書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〇知足則樂務負則憂〇安分升無辱。知然以 福基〇知足常足然身不辱。知上常止然身無耻〇正其誼不謀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緣也。質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 臨水服其志不食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電不食人財是故富樂。 知足之人。雖食是富一少欲之人無水無欲 好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退福〇存心盡公神明自枯〇清心寡欲增享 〇不義而高且貴於我如浮雲〇君子謀道不謀食〇仁者以財發身〇

食著生愛則為所燒 〇 断絕全然乃得城苦。但當作福以水道真 一離 舒及食愛定成天人師 一終以不食,賢者識真 一若欲脫諸苦心當親知 矢足者貧賤亦樂。不好足者富里京亦愛〇勿今見無料。色聲香味觸也多

不以欲害性〇食鄙不生必争乃息〇去其誘暴。除其皆欲〇不食富。 道大盈若中。其用不窮〇知这不辱知止不觉可以長以〇不食無用。即 寧有積蔵之累〇攝心守正,泊然無想此最為樂〇心不貪欲為十善之 是好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歲○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 本故能俯絕地緣仰生天堂〇利不為貧終補少事能常忍得身安。 贬為危○此玩静真淡泊守国○去聲色禁皆欲寧身體。安形性〇字 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〇不利役則不負世名。不必貴為安不以 何羨貨此謂順民也〇君子思義而不應利〇知養生之和者不可態以 窮完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香州郡禮命數十 漢楊憲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父寶家平之世隱居教授憲明經博覧無不 心察欲可以服見神〇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〇財 不會無所害酒不食無所觸〇妙樂難醫免債病機則不富命窮人

宋品蒙正字聖功未弟時甚貧宴讀書僧寺中。所居之室夜常有光僧以 以状上。 被裁是盖形。朝廷嘉其忠赐葬華陰潼亭。遠近軍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 正立。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聚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該產異乃飛去那 五色萬丈餘两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来止庭樹下地安行到极大 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昇拜太尉。年七十餘卒。遺令以雜木為棺布單 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回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未亦厚 忱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震性公康。不受私謁子孫常疏食步行故書長 荆州茂才王容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成故人 乃始任州郡。後舉茂才。遷荆州刺史東東太守。當之郡。道経昌邑故於舉 不知故人何也密日常夜無知者。震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忽不知故人何也密日常夜無知者。震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忽 魚進日或館者。例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五 年。我人謂之晚喜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街三鱧魚飛集講堂前部訴取 下記令太守具中年祠之時人立石家鳥於其墓以昭其靈感子

蒙正司故時榻下有旗。可副所需僧往發之資用悉充乃大德蒙正。安旦 後古墙。因雨喷陷得錢盈班。奴婢喜告。好往焚香祝之口。吾聞無勞而推 於佛前焚香祝之類蒙正及子孫世世顯貴後蒙正果登宰輔子授簡性 桐下。語蒙正曰此有厚蔵。君皆取之既學了不留意一日鼠字桐下地楊 其志也以不敢取。處命極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温景在後皆卑進士弟。 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發其貧而賜之則類諸孙他日學問有成乃 唐李景讓毋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質。居于東都。諸子皆切毋自教之之 簡承簡。行簡務簡居簡如簡皆為顯官。其家世世母與顯不絕。 景讓官至太保鄭不負藝而三子縣貴。天報豈嗇我。 為蒙正之祥。禮待甚是蒙正亦自數見光不以為依。夜夢白衣老人指坐 唐周頌者。天野中進士登科。授慈漢令。在官清廉有守。忽夜暴卒。為地下 取之。亦不言也後登弟。累官至左補關。知制語僧求施錢營造佛寺佛像 沉陷馬蒙正躬治地安榻見黄金一器白金二器在下。蒙正覆之如故不 所司追至一城其人将領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桑·亲問領何以至

清謹不欺心貪財當不至死宜暫見王問則具言之必嘉君之行慎無自 易田 受財。王曰。吾固知之但公壽數當盡故追至此今嘉公立心清慎宜增壽 苦也有頂使者引領人見玉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領目公作官不横 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該地被心甚懷然因哽咽悲涕白垂 是愈加廣謹。悉數任。年七十無疾而然。 等,可即還家領再拜解去。棄甚喜云至已相釋,理可早去。領云道路於珠。 翌旦。父子推及於岸待之果有一 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在受性命。将如之 唐衛州范元之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于水邊拾得金銀 去送迎如是獨不解 取人財否領云身是平時進士出外官至怒溪縣令偷約自守未掌非 好老子切漂寄異域亦何而死。我回宴司善恶之報甚公以君平生為政 何爾婦去。東令原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聲叫云秀才秀才。使我来 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 一言相剖。行十餘里至一石井。遂推頌落井而活。自 婦悲錦而至。元之語其故曰。夫坐獄當死 一人後於岸。帰謂

其室産紫芝數堡光彩烽烽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弟。歷十二 生安分不食這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行吾之名就識者賢之是年 其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其年月日盧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 中飛舞亦不見其墜此豈非公康只天知之驗飲。 留之旗戲甚盛於內綠旗有一縣云。關節一毫無地人。公廉兩字只天好 者友請其不能取銀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因自數日吾平 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帰汝商曰如教公前府 随後吏人棒於婦舟過來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聚見直上雲霄在空 世皆為郡守。 物族其指揭而視之乃塩鈔三萬利明日詢主人口前夕何人宿此主 家葉丞相夢罪淳祐戊申。知泰州。仁慈康謹、任滿得替。士民攀棘卧較以 日。准甸一巨商某姓名也。公司、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其坊 宗楊中奉存。吉水湴塘人无豐八年赴省。宿息列旅舍既引覺床席間有 日商人果後故道處處物色之至息郎。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

貴顯 悉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解曰。既其欲之前日奄為己有派默不言矣 宋劉間臺少極貧事超調歲人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宋劉間臺少極貧事超調歲人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 我皆謂公之德所感也。是年公出焦路榜下。您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 商不能强乃指數百緒就京師相國寺設衙為公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 宋樂平東關民張五郎淳熙七年有親戚從假貨物付以一金欽過期不 失去。豈不哀我吾是以還之人皆數服其義忽一久夢神人告之曰必平 生安分不食。将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劉曰。非其所敢望也後果登弟。官至 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已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灾况商人辛動所積。 西京留墓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垂月 袋浴畢託疾即堂中悠夕不去望目有一人歸泣而来自言為商于外 一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災之。商以數片遺之。一 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管生而後来相干。劉各曰。吾平生賦分。上合 一無所受及選 目

外。即就索馬。拒回。未當見,與泣告回我娘子性嚴急此係陪錢取典 服事十三年矣。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自盡可謂至冤不如分付與 乃会汝就死我不思也。即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數息語其妻曰。雪香 念躁,更将原物失去,必謂我與人有私以敏與之将痛責我。惟至死地未 奔放,溺死者凡三十六人 恩恨不問其姓名。尚能略記其形状經四年。因往溪頭擊水。渡紅人 可知也遂徑超水演弓手懼其赴水處呼回我實複級本喜為横財。今 剣 宋南納人林積者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郎。既即、覺床席問有物過其 相與緊於間忽聞渡所呼噪喧厲。出視之 段好事。妻以為然併與銀以嫁十 渡便阻五里。不可相後婦力懇請與俱行船 憲其墜也,排于壁間,泅果而忘之,行百步始覺。 。高 出錢往贖輸 人絕類弓手者近而和之信也逃還家。其人解以文書有限差貨 息未是還家遣姆 心惟弓手獨免。 里外給竹渡邊民王二其婦懷 雪香持所欠取之。此得銀半年 船届中流而覆溪漲正猛。不容 即離岸婦及家告其大方

首揭席視之見一布靈又其中得錦囊實以此珠數百顆明日韵主人日 後積登第。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逐世世籍線不绝天 題上库訪積水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悉以帰之。中津選大珠數十顆 之報施信可徵也。 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質如此頭公及子若務世世高貴。 詩之。司付時所貨珠子。婦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價之。其主下許因憂 愁感疾幾不能起那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想務喜涕下。 京那君李氏有賢德當有負珠子老姐李氏機好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 頭致金六两以請都君取還之金不受忽做族夢無車出曠野至大官 府見一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逐誦 悲哭左右皆為門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小婦矣一吏 可具吾姓名告之數目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郎主人具以告之乃 夕何人宿此主人云。得陽周仲津。林曰此人必復至幸今来上库相訪 君收之後媪節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客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

後二十年乃卒。 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月。得無太多也。其一日。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 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可記得還李媼珠子事否郡君可記之其一備人可 断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怕表在關傍公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 宋台中令應舉屢不弟。討前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 心。此可尚也像人即命還復無車至門首而入見其戶卧帳中。點而悟起 鬼神少監公之德将大顯于時以享辱報也逐再拜去公明日又見銷薦 以新然怕封最一物企女奴棒之因在開中女奴力勘置門關上車馬 生生日秀才必種陰絕前程非其敢量也永年果及弟後位極人臣。 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婦人沒謝司公東心正直不食財如此天地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 人號位而来。公問之。日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實帶令最遺失







